



◆序与跋

打捞历史记忆,推进邵阳发展——《宝庆码头》序

周玉清

国家秩序日趋稳定。康熙末期至雍正时期,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有所松动,朝廷逐步放宽商业限制,鼓励商品流通(尽管是微开门缝)。康熙帝十分认可“通财货之血脉者,惟有商贾”的观点;雍正帝则提出了“通商裕国”的主张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,宝庆人奋勇争先,面对陆路不便的情况,利用资江的水运条件,采取捆树放排的方式进行山货贸易。后来还独创了相对安全又经济实用的毛板船,穿梭于宝庆与汉口之间,把湘西南盛产的木材、南竹、煤炭、锡锭、铜矿、土纸、茶叶、桐油等物资运到汉口交易。这样既使宝庆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,又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。为适应船工们生产生活的需要,依托汉口的优势地理位置,建起了相当规模的宝庆码头。同时,在码头边的陆地上,修建了规模巨大的棚屋片区。宝庆街的三街八巷体现了这种商贸繁华。

宝庆码头艰难创立、繁荣昌盛的历史,是宝庆人近现代史上一页可歌可泣的篇章,悲壮而伟

大。资江水流湍急,涛声如雷;险滩众多,暗礁林立。木排被波涛打散,毛板船触礁倾覆的现象时有发生,人员伤亡、财物沉江的情况难以避免,损失难以估算。纤夫、船工们那些浸漫着汗水、血水和江水顽强奋斗的岁月,以及他们所展现的伟大精神,值得载入史册。

不仅如此,由于清政府官场腐败,码头上“文打官司武械斗”,争夺生存权发展权的争斗成为常态,激烈争斗达近百年之久。有文字记载的大事件,有嘉庆中叶(1810年左右)的刘光南射箭划界,咸丰六年(1856)曾国荃等站台、何元仑主持的两辰盛会,以及光绪十五年(1889)的铁靴判案,等等。

上述宝庆码头的发展事件,展现了宝庆先贤们不怕艰难险阻、不畏豪强恶霸的大无畏英雄气概,彰显了他们吃苦耐劳、攻坚克难、勇毅刚强、团结互助的宝贵精神。这笔精神财富,既是湖南商业文明史上厚重的一页,也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,值得传承和发扬。

宝庆码头的历史迫切需要“打捞”。谁来打捞?中共邵阳市委、市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,大力支持。邵阳市档案馆馆长龙毅鹏带领他的同事,勇挑重担,在无任何现成资料的情况下,精心谋划,想方设法地采访、搜集、挖掘,编写出三百多页的《宝庆码头》一书……这项成果,有着重要的存史资政价值。这本书的出版,填补了宝庆码头这段历史记载的空白,对于邵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一定会发挥应有的推进作用。我想,这本书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而编纂者那种独辟蹊径、匠心独运的写作手法和在艰辛中怡然自得的精神,亦令人感佩。

本书编写者嘱我撰写序言,我已是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,已觉力不从心。但又深感义不容辞,于是,写下了上面的文字。因为我是邵阳人,而且在邵阳工作过二十年。故乡,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根。

(周玉清,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、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;十届、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)

与职业操守,让我顿时感到了一阵温暖。

晚餐宴席上,一道道新疆美食端上桌,香气四溢。团友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。唯独符导游自始至终坐在一旁,没有端碗。餐毕,我好奇地上前问他:“您怎么不吃饭?”他抬起头,小声回答:“想起今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,我实在没有胃口。”

我心里暗自一怔——车辆抛锚,责任完全不在他,可他竟如此自责;司机主动请客致歉,肯定也触动了他。这份担当,同样令我深感温暖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,第二天清晨,我们登车前往喀纳斯景区时,发现车辆已换成了崭新的旅游大巴。旅行社的副社长竟连夜驱车近700公里,风尘仆仆地从乌鲁木齐赶来。他站在车前,当着全体游客的面,深深鞠了一躬,代表旅行社诚恳道歉,请求大家原谅;还贴心地进一步优化了后续行程,尽可能弥补因车辆抛锚而耽搁的游玩时光。

往后几天,我们沉醉在静谧的喀纳斯湖畔,穿越了惊心动魄的独库公路,欣赏了高原平湖——赛里木湖,领略了神秘的天山天池,体验了炽热的火焰山,参观了古代伟大的坎儿井工程……北疆壮丽的自然风光和扣人心弦的人文景观,着实令人流连忘返。

回到家中,细细回味此次新疆之旅,令人难忘的除了盛景,还有那位司机、那位导游和那位旅行社副社长的真诚、朴实和担当。

(阳跃武,绥宁县交通运输局退休干部)

◆旅人手记

最美风景是人心

阳跃武

我今年六十五岁。前半生外出旅游的次数不算少,但大多只是到景点打卡拍照,未曾留下什么特别印象。唯独这次新疆之旅,让我感受到了一股特别的人间暖意。旅游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,一共21人。7月31日早上七时,大家在乌鲁木齐集合点碰头出发。导游姓符,只见他手举一只绒制小骆驼,笑呵呵地宣布:“咱们这个团就叫驼铃团!我先给大家唱一首《驼铃》。”随即,这位中年汉子的歌声在车厢里回荡开来,沉闷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。当天我们游玩了“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”,大家玩得很开心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兴致勃勃地向禾木景区进发。车辆驶入阿勒泰地区的阿禾公路后,一路盘旋向上。车窗外,土石裸露的荒山绵延不绝。车子喘着粗气,平稳而吃力地往上爬升。大部分游客闭目养神,车厢内渐渐安静下来。谁也想不到,当车辆爬至山顶垭口时,竟然熄火抛锚了。游客纷纷下车了解情况。只见司机钻进车底反复排查,眉头紧锁,神色焦急。

看着这情形,大家心里开始紧张起来:在这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高山秃岭,万一修不好,该如何是好?可面对这场突发的意外,现场没有一个人抱怨催促,更没有人焦躁指责。

看着司机满身油污、愧疚不安的样子,我心底反倒生出几分同情。

司机尽力检修无果,只得紧急联系阿勒泰旅游公司调配备用车辆。因路途偏远、爬坡难行,我们静静等待了近3个小时,接驳车辆才终于赶到。车一到,大家便默默换乘。那一刻,我回头望了一眼——先前那位司机呆呆地站在抛锚车旁,满脸尴尬地目送我们离去。换乘之后,我们继续向禾木景区前行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件意外的小插曲就此落幕,心中的不快也会随着对景点的向往而渐渐消散。可当晚入住酒店准备下车时,符导游却神情凝重地宣布:“今晚不用我们自己准备晚餐了,那位抛锚车的司机,为了表达歉意,特自掏腰包,委托我请大家吃顿晚饭。聚餐酒店我已经安排好,你们下车后跟我走就行。”

听完这话,我心里猛地一惊:车辆抛锚,本是人力无法预料的意外,我们谁也没有怪罪那位司机。况且,他已经与我们离别,今生再难相遇,且车辆抛锚给他自己造成的损失和麻烦本就已经够大。他完全可以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,更无须破费赔礼。可那位朴实的司机,却用最真诚的方式,默默扛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。这份普通劳动者骨子里的真诚、善良

我对贵州最初的认知,来自书页之间:那里群山连绵、峡谷纵横,群山环抱的村寨流传着悠远而神秘的传说。

八月,湖南暑气蒸腾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我便邀约二三好友,赴贵州追凉。

登上高铁,为捕捉沿途风景的更迭,我特意选择了靠窗的位置。离开家乡的时候,天上蒙着一层灰蒙的云蔼。当手机地图显示行至湘黔交界处时,高铁进了一个绵长的隧道。出了隧道,只见座座青山骤然拔地而起。许是方才落过一阵山雨,薄雾如同丝绸在峰林之间流转。我收起手机,静静地倚在窗边凝望。贵州的隧道连绵往复,高铁每一次驶出隧道,扑入眼帘的皆是望不到尽头的群山。

抵达贵阳高铁站,安顿好行李,从长沙出发的朋友尚未赶到,我便独自漫步花果山酒店周边。不用导航指引,随性拐进一条老巷,那里面有很多卖缀有银饰、造

湘约黔行

靖安

走出街巷,朋友也都抵达了贵阳。我们打车前往海脉广场,刚下车,便撞见一家售卖贵州冰浆的小店。早闻贵州冰浆好吃,便决定一试。我点了芒果口味,入口刹那,绵密的冰沙如奶油般在口中化开,从舌尖传来的凉意祛除了满身疲惫与燥热。彼时已近夜里十一点,广场上仍旧人来人往,周边各家餐馆座无虚席。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,缕缕食物香气四处漫溢。

第二日,我们上午参观了贵州省博物馆。从文物展厅走出,烟火滋味便成了我们接续探访的主题。中午,我们足足等候两个小时才约到了玉珍酸汤火锅的席位,幸亏漫长的等待终究不负期待。毛辣果发酵红酸汤底醇厚鲜亮,

脆爽酸笋柔和开胃,吊龙、手打肉丸等食材吸饱鲜酸汤汁……舌尖的美味抚平了之前等待的烦闷。

第三日,我们来到了镇远。夜幕降临,潯阳河两岸灯火层层铺开,灯影如碎银般洒在河面上。晚风拂过,我感受到古城独有的温柔与宁静。翌日清晨,我们奔赴高过河漂流景区。漂流中,两岸山林飞速向后掠过,浪花劈头盖脸砸过来,我们的呼喊与尖叫不断。

当我们攥着湿掉的救生衣走回景区门口,才恍然发觉,我们的贵州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返程高铁再次穿过湘黔界的隧道时,发梢还凝着高过河的潮气,口袋里的银饰蹭着我的掌心,连带着嘴里好像还留着抹茶的绵甜,烙锅的香辣和酸汤火锅的鲜醇。

高铁稳稳到站,踏出车门,湖湘盛夏的热浪便扑面而来。(靖安,就读于湖南农业大学)



◆人物剪影

我的老师谭奇洪

罗建云

早上打开手机,看见老家微信群里不少人悼念谭奇洪先生,我才知晓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了。

谭奇洪先生是我的老师。1995年秋至1996年夏,我在隆回朝阳补习学校读书,先生教我语文。那时,他才三十来岁,长相英俊,举止潇洒,学识渊博,讲话风趣,深受学生喜爱。

有一次,他布置学生写作文。我的作文写道,在海拔上千

米的瑶山有眼镜蛇,身着民族服装的瑶民在树下熏烟,从树洞里掏出一条又一条眼镜蛇。先生点评我的文章说:“这个学生文章写得不错,环境描写非常细致,颇有文采。”话锋一转,提出质疑:“瑶山海拔上千米,怎么可能有眼镜蛇呢?”我站起来反驳先生:“有,我听别人说的。”先生告诫我:“做学问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不可无知而强以为知。”我并不服气先生的批评,坚持说道:“海拔一千五百米的云贵高原有眼镜蛇,瑶山怎么会没有?”先生被我反驳得面红耳赤。一堂好好的课,因我公然和老师争辩,课堂氛围被打乱。

十年之后,我回乡探亲,邀约先生小聚。他不紧不慢、笑眯眯地前来,拉着我的手说:“建云,我从教几十年,你是唯一一个敢跟老师师说‘不’的学生。也从那次开始,我就料定你会不平凡,适合做学术研究,认理不认人。”

彼时,先生已是隆回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,兼任隆回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。他受托主编《隆回古今诗歌选》,辑录唐代以来上千首古诗,工作强度之大,选编考证之难,可想而知。书中收录了王昌龄的《横江晚渡》与《送柴侍御》,此事在学界引发不小争议。不少学者认为,王昌龄并未到过隆回,不可能写下《横江晚渡》;更有学者考证,该诗属于后人伪作,是明清时期托名王昌龄的作品。是

是非非,虚虚实实,令我与出版社陷入两难。收录吧,显得我们对诗歌考证不够严谨;不收录,又会错失这首文采斐然的作品,恐成憾事。后来先生对我说:“建云,收录。如果有人非议责难,我脸皮厚,就让他们来批评我。”危难之际,先生勇挑重担,毅然决定将这首有争议的作品收入《隆回古今诗歌选》。

此后,我与先生多次联系,电话那头的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。他说自己身体欠佳,来到云浮,和女儿女婿同住,平日照料孙辈。电话里,他笑意盈盈,全然不像大病缠身之人。

三年前,一乡友赴外地任职,恰好姓谭。我致电谭奇洪先生,说我将要去该市出差,如果方便,希望能引荐相识。那时先生说话气若游丝,却依旧没有推辞,热心帮忙联络。得益于先生的撮合,我与此乡友相处融洽,如同旧识。

今年春节过后,我去云浮出差,再次致电先生,希望约他小聚。电话接通,却无人接听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,皆是如此。待我返回东莞,先生才回电话,告知正在住院,未能及时接电话,再三致歉。我问所在医院,想要立刻前去探望。先生婉言谢绝:“不用了,很快就要出院。下次你来,我们师生再小酌一杯。”

我一直以为先生只是小病,顶多是“三高”之类的慢性病。万万没有想到,今日传来的消息,竟是先生驾鹤西去。我无比震惊,叹息不止!

纵观先生一生,是传道授业的经师,杏坛耕耘,桃李遍天下;是立身垂范的人师,德操磊落,风骨昭耀丹青;是寄情笔墨的文士,秉心著述,为隆回存史立传,为时代挥笔放歌。其德其才,诚为后世之楷模。

(罗建云,隆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◆漫画新邵

